

木為矢制以官室繕為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為兵揭竿為旗斲木為耜揔木為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為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舉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

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寶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

卷十一
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默為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科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卷二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同卷

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馳騁即發狂首標色聲滋味戒慳利有用無害病次云畋獵食貨明迹欲所以楚爾○義曰前章明利有用無此章或和絲以聖人去取示全眞保性之要也而口之所以養耳目也過之則可去也尚欲損而去之馳騁貪貨非外損以為理固矣若君明此使內去之則命之急而欲害甚於聲色味而不去之則身之要旨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嗜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聲音爾疏五色謂青黃白赤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甘苦酸鹹辛與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之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聲音與差失味也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

發生也微者杜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蘖則黃得皂則黑而為五色也目不見五色謂之盲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別尊卑之師龍而帰之匪曰盲乎耳不聞五聲謂之聾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悅而歸之不曰聾乎口不辨五味謂之喪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人美而耽之不曰喪乎姚信士緯曰五音成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穀生傷當過分內以致疾滯而不已外以害德雖不傷於視聽無廢於飲食其於滯者不移亦同乎病也易頤卦辭曰慎言語節飲食斯亦戒之旨也春秋富辰諫周襄王曰耳不能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昧盲也理國者備於一隅民必壅閼而成羣理身者備於一隅氣必憤薄而構病所宜戒哉疏又況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爾

義曰夫目悅妖麗之色耳耽鄭衛之聲口嗜珍鮮之味則心有滯著不通而流遁忘返大則忘天地四時之序次則違尊卑禮樂之倫小則生侵凌怨爭之禍惟國惟家皆失理矣則自古及今以色以聲亡其家國者衆矣豈獨宋姬而已蓋妖麗姬而已哉味之起爭亦有羊羹解道之禍矣羊羹者春秋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樂莒帥師以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羊斟不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因華元獲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羽外告而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牂奔魯叔牂字也斟不入見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斟謂乎殘民以逞矣解龐者宣公四年

楚人獻寵於鄭靈公子夷也公子子公名生將入見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寧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擗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子公懼譖而從弑故書首為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富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名其實子公樂指而成斯禍爾復有傷金石之音者不能聽無聲之聲耽玄黃之狀者不能見無色之色嗜甘辛之味者不能知無味之味自喪真道以掇死亡矣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注馳騁代務耽者有為如彼畋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闢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

病耳

疏此言耽繆聲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畋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

義曰畋獵者國之正禮也時而行之則為

禮不時而溺之則為亂亦猶人之四體百

體屈伸動靜得其宜則合於禮違之則為

狂矣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畋一為乾豆祭

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

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

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獵冬

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顧未祭魚網罟

不施於川射未祭獸且果不通於野鷹隼

未擊蔚羅不張於林修祭祀之禮展三驅

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秋教振旅遂以畋

獵仲夏教爰田遂以蒐仲秋教理兵遂以

獵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

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示民時

也則有不遵典故外作禽荒暴物犯時十

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為發狂人怨國危失

禮致禍也況人之心馳騁逐境奔外弱色聲內傷神氣發狂於身乎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妄求難得故今道

行有所妨傷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材器為貨難得之

貨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其分矯

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

義曰材器者性分之貨也珠珍者世間之

貨也性分所無之貨矯竊即行傷珠珍難

得之貨貪求則身辱所宜任其性分守坡

天常矣人君貪求珍異則下怨民殘理身

貪求珍異則行傷身辱是乖失天倪也天

倪者天然之分也莊子曰始卒者若環莫

得其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均

齊豈有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者妄視滯於色

塵無分別則全和故謂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

義曰不為目者以其妄見妄視滯於色塵傷性乖和聖人不取為腹者懷質朴抱忠信養元和薄滋味可以致道可以化民聖人為之何者目之視也聖人為之方故制禮經以檢之日無淫視將入戶視必下視

瞻無回其乘車也立視五萬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妄指不妄視斯謹戒而敬慎也

不敬不慎者理國則傷政理身則傷性聖人所以不為之矣色塵者有形可見為色

有染而不可見為塵塵細色塵皆妨於行

修道之士先除其色反神照內次除其塵

誠忘外塵者染之於心關之於念即名

為塵故六根所起則為六塵染六塵塵淨

猶有六細塵染六細塵淨復有六輕塵染

六輕塵淨方契於道見於無色聞於無聲

味於無味入於無形了於無為乃謂之證

道果也

故去彼取此

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義曰腹者容受而無情故取之目者觸見

而有欲故去之夫人君之心睿聖為本理

國之道清淨為基其逐獸荒原奔車絕轍

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鵠鶴以爭先共熊

羆而賈勇日月虧殺旌旗紛畋獵忘歸

殺獲無已風雨恒若宮室或空此謂之發

狂也若復貴遠方之物產貪無用之土疆

嗜芻蕡而討西夷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

有不歸之魄邊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

戶口減耗赫赫宗社幾陷寇僻青史具書

百代為戒曷若士被取此遵老君之明語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二

第十二

○寵辱若驚

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須驚

也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
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

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位自驚於卑辱光
寵則矜徇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

欲令齊其寵辱

義曰聖人睿鑒得喪混同尚以死生為一
條豈復寵榮而辱懼故戒之曰得寵亦驚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此章明寵辱皆驚貴身故為患本首而句標末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

明理故貴下假寄託以時成口義曰

恥勝食貨既戒於前寵辱大患故明

於此凡情得喪則喜過譽方驚殊不知

寵辱雖為寵未禱福倚伏寵辱皆驚棄而不取若外身抱道方免寵辱之來徇

世榮難逃福禍之至外稱爵位為

威亦以為臺改柱捨見而嫌

為本難靜為心故申寄託之喻用明諭

昔爾

此則寵辱齊一得失混同也所以言驚者

寵為辱本安得無驚且人君富有天下事

繼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

戒納隍軫愛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

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已厚矣

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長轂

朱輪氣墜伊臯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

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祥免胎覆餗矣故

令尹三已而無愠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

理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苟能達道則富貴貧賤寵辱

得失無所驚也易繫曰吉凶與民同患正

義謂非獨凶者人之所憂患吉者亦人之所憂患也何哉既得其吉又患失之此亦

○寵辱若驚之旨爾

貴大患若身

注

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答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